

王幅明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SANWENSHI 90 NIAN

90年 (1918-2007)

中国散文诗

上



中国散文诗90年 ①

ZHONGGUO SANWENSHI 90 NIAN
(1918—2007)

王幅明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诗 90 年:1918~2007/王幅明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1

ISBN 978-7-80623-863-9

I. 中… II. 王… III. ①散文诗—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74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63-9

开本 16
印张 95.5
字数 1555000
印数 1—5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8.0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王幅明先生：

你好！

很高兴读到 4 月 30 日惠函。《中国散文诗 90 年》，极富创意，极具魄力，相信对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必将产生有力的推进和提升，相信你设计、策划的这一文学工程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序一

极富创意的文学工程

彭燕郊

遵嘱寄上拙作复印件一批，请审阅、挑选。附寄《混沌初开》一册，请指正。李振声先生为拙作散文诗集写的序一篇，林贤治先生为拙著《彭燕郊诗文集·散文诗卷》写的序一篇，供参阅。拙著《彭燕郊诗文集》（四卷本）已出版，手头已无余书，待拿到书后再寄奉请正。

个人印象，近年我国散文诗已逐步跨进康庄大道，摆脱了 80 年代初期那种自居于“小玩意儿”和一味流连于“风”、“花”、“雪”、“月”的老套，增强了对于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大气和厚重，令人欣慰。鄙见以为，19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散文诗，从惠特曼萌发，贝尔特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都极富社会意识，到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已经有万众瞩目的路碑，方向是明确的。目前我们仍应向高、阔、深、新努力，彻底甩掉“小玩意儿”的老观念，大步前进。散文诗是工业时代的，不是农业时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应更大胆创新，不要怕“现实性”强了就不“美”，要有新的

美学理念和追求。艾米·洛厄尔和里尔克的散文诗几乎和一般观念上的散文没有多大分别,然而诗的,从中可以悟出一些根本性的道理。浅见如此,敬请指正。

2007年5月20日

王幅明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导言,题目是《寂寞而又美丽的九十年》。寂寞,是散文诗美学性格的一种象征,也是她在社会和文学界所处地位的一种表述;美丽,则是其美文性的说

序二

为
一
部
大
书
的
诞
生
而
欢
呼

耿
林
莽

明了。为了纪念从艰难探索中走过来的 90 年,幅明主编了《中国散文诗 90 年(1918—2007)》这部大书,这是中国散文诗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对当代散文诗的发展,而且对散文诗未来的走向,都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真是值得欢迎和庆贺的一个壮举。没有对散文诗的强烈事业心和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是断然不能为的。

这部书不仅有厚重的内容、宏阔的涵盖面、浩繁的篇幅、优秀的质量,且有不少鲜明的特色。幅明在后记中作了介绍,无需我重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便是他所谓的“厚今薄古”了。这便是将重点放在了当代。因为当代散文诗不仅在规模与数量上而且在总体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散文诗从草创时期的较为稚嫩,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努力,逐渐趋向成熟,这是符合规律的一种发展,这从本书所选作品、论文以及附录的资料中,都有迹可寻。因此,我以为实际上还不是“厚

今薄古”，是“厚今而不薄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刘半农、沈尹默他们迈出的那可贵的第一步，不会忘记鲁迅《野草》为中国散文诗树立了一座高峰式的丰碑，也不认为三四十年代何其芳、丽尼、陆蠡等人的杰出作品是什么“低谷”。我想，本书的出版，是既可以“厚今”，也可以为尊重历史的遗迹提供一些佐证的。

关于中国散文诗的历史脉络，导言中多有论述，不再重复，只想补充一点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回顾散文诗史，有两个人的功绩值得一提。一是艾青。他写散文诗虽不多，但在自由诗上的成就，以及“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的卓越见解，实际上为散文诗的存在，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以艾青为代表的自由诗在诗坛上的稳步立足，散文诗的生根开花是难以想象的。另一位是郭风。郭风的散文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散文诗在诗化前提下吸纳和融化散文因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幅明先生来信，嘱为本书作序。我是很难胜任的。于是，只能就我较为熟悉的当代散文诗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可为读者阅读本书中的当代作品略起一点参考作用吧。

（一）为散文诗的美文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散文诗属于美文，她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这一点是有着广泛共识的。但过去对散文诗的美文性，有过一种误解，导致了某些作品的矫揉造作、堆砌辞藻、内容空虚、陈词滥调等积弊，严重伤害了她的声誉。有些人鄙薄散文诗，往往以这类作品为例。其实那些不过是美文赝品，是散文诗中应予扫除的垃圾，不能代表真正的散文诗。当代散文诗的主流，已经为美文端正了方向，只有以健康充实的内容为依托的美文才是有生命力的。以真善美为追求目标，以新鲜的现代语言为基调，有着鲜明思想和充沛感情的、既舒展又浓缩、既朴素又优美的散文诗，才是人们欢迎的美文。

（二）从清浅走向厚重，是当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趋势。徐成淼先生的论文题目是《散文诗：向清浅作艰难的告别》。为什么告别是艰难的呢？因为所谓“清浅”，即某些人认为散文诗只能写一点小花小草，成为“小摆设”供人赏玩，或者抒发一点个人的哀怨忧郁之类的所谓“纯抒情”。这种认识曾长期左右着某些作者和不少读者的视线。因而，向这种“习惯势力”告别，是艰难的。令人欣

喜的是,经过不断努力,当代散文诗的面目已有了很大改观。她的表现内容极大地丰富,题材领域明显地拓宽了;叙事因素的增强改变了“纯抒情”的窄小境界;对现实人生尤其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重视,作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们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开掘。所有这些,便形成了当代散文诗渐趋厚重、深沉的新面貌。从这本选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肯定这一可喜变化的同时,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偏颇,不要形成新的“一窝蜂”和雷同化;对于清浅,也不宜盲目排斥。譬如对自然美的吟诵,是散文诗永恒的主题,“牧歌意绪”永远是人类审美意识中的重要内涵,这本选集中不少吟风弄月的篇章,便是明证。

再便是在提倡关注现实题材作品的时候,不仅要求写这样的内容,而且要求写得好,写得美。这是很难达到的,但只有知难而进,我们才能赢得既厚重又优美的散文诗,为读者所首肯。

(三)风格多样化的前景,已清晰可见。过去有些人从那些习作者的模仿之作中,发现了题材单一、风格雷同的缺点,便以之为散文诗的通病而加以诟病。这种现象确曾出现,现在仍时有所见,将来也未必便可消除,但这并非当代散文诗的主流。观察、评价一种文体,似应以其代表性的作品为主要根据。从这本选集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郭风、柯蓝、李耕、许淇、彭燕郊、刘再复、刘湛秋、王尔碑、唐大童、敏歧、昌耀、邹岳汉、刘虔、王宗仁等名家的作品中,欣赏到的是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风采,哪里有什么单一化、雷同化的痕迹呢?一点儿也没有。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实力雄厚、充满朝气的中青年作家群,加上他们那些优秀的不同风格的篇章,便有了当代散文诗琳琅满目的喜人春色。当然不能够陶醉于斯,满足于此。唯创造和发扬个人的独特,方才有整体上的多样与繁荣,这便是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去追求的目标了。

(四)关于继承传统和向西方现代派艺术学习的问题,曾是散文诗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课题。新时期初,诗歌界掀起现代派热潮时,有些年轻的散文诗人也卷入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并有所借鉴,这对于当代散文诗的发展起到了好作用,但也出现过盲目照搬,玩弄技巧,致使有些作品晦涩、怪诞的缺点。甚至有人将“像不像现代派”视为衡量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实在是很可笑的。同时,人们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划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派”,看一个作家,评一篇作品,先问“是传统,还是现代”,这种“两分法”也是不可取的。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许多

人已从这种幼稚的认识中解脱出来,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既有传统血液,也有现代影响,已经无从分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谓传统,乃是一种流,它永远在发展中吸纳着新鲜血液,而淘汰那些陈腐的渣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实现着传统与现代的融会。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散文诗作家在创作中找到了“融传统于现代”的路子。许淇的词牌散文诗和谢明洲的不少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五)有一个从散文诗诞生之日起便已出现的问题,至今困扰着这一年轻的文体,这个问题便是:散文诗到底是诗,还是散文?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应该向哪一方向发展?可以说,散文诗一直是在诗化与散文化的十字路口徘徊着向前走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里难以展开研究,只能简略一提。现在,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的观点逐渐为人所认同,但实践上确有不同走向,从这本集子中也能看出来。我觉得,无论是理论的探讨或创作的实践,都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妨各自按照自己的认识走下去,或可逐渐趋向一致,或者发展成不同流派,都是正常的。我是倾向于诗化方向的,散文诗并不是“散文+诗”,两者在一篇作品中不是生硬地结合,而是一种“融合”。蒋登科先生说是“化合”,王幅明先生提出“混血儿”,似乎也都倾向于两种文体最终将在作品中凝为一体而不可分割。我则认为散文进入散文诗后,最好是以“移民”身份归化,即为诗意性所同化、吸收而成为其有机的成分,注重音乐性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的想法尚不成熟,有待于深化。同时,我对于许淇、刘再复、昌耀等人的某些散文化倾向明显的优秀篇章,也是十分欣赏的。总之,这个关系着散文诗发展方向的问题,作为“悬案”,仍有待于作家、理论家们深入探讨,不必急于作结论。

三

90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已届衰老,对于一种文体来说却还正年轻。散文诗在众多的文体中是一个后来者,一个新生事物,她的发展前程是远大的。作为一次盘点,或一次检阅,这部大书的出版以其丰富的内容、广阔的涵盖与鲜明的特色而分外厚重,我们为她的诞生而欢呼。作为倡议者和主编的王幅明先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当然还有许多支持者的参与,他们为中

国散文诗事业做出的这一历史性贡献将为人们永远铭记和感谢。

幅明在后记中特意提到当代散文诗坛上的一个可喜现象,是年轻新锐们的不断涌现,书中也选入了他们的作品。散文诗的未来将依靠这些新人的努力,散文诗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在序末特意提到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的目光不仅要回望过去,尤其要远望未来。散文诗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2007年9月8日于青岛

序三

中国散文诗发展历程的宏伟长卷 邹岳汉

由于职业关系,对以往出版的散文诗选集,我一向抱有浓厚的兴趣。只要不是太草率的选本,总要把它买下来;朋友们赠送的,也要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总期望从中发现点自己未曾发现的好作品。

选家也和作家一样,重在发现。

诗人从生活中发现诗,选家则从诗中发现诗。

选家不是小商贩,有什么贩卖什么;选家像一家负责的艺术品公司,要尽可能地把赝品、次品清理掉,把真货色、好货色端上台面。

幅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值得信赖的选家。

他于1987年3月出版的《中外著名散文诗欣赏》影响了整整一代文学青年。我曾在《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一文中对该书作如下评价:“遴选精当,选入的都是流传久远的名作。因其欣赏文字独立成篇,故列入散文诗理论著述。它是中国当代最早正式出版且有广泛影响的一部散文诗赏析编著。”1993年5月,他又出版引人注目的散文诗理论著作《美丽的混血儿》,对当时流传的贬称散文诗文体为“非驴非马”的观点作出旗帜鲜明的回应,也体现出当代散文诗人对散文诗文体的珍爱与自信。他还在书中指出“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一直把散文诗拒之其外”的不公正的现状,是最早触及这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为之呼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

除了散文诗理论建设素有贡献之外,作为编辑家和出版家的幅明先生,也令人印象深刻。早在1993年、1999年,我曾有幸先后在北京全国

报刊业发展成就博览会与南京第 11 届全国书市与幅明先生两次见面,在深感他对本人主编的《散文诗》刊特别关注并见证了该刊一段重要历史进程的同时,我也目睹了当年作为一家有影响的期刊主编,几年间竟将单一的青年期刊办成了拥有数家子刊的“期刊集团”。随后转到一家有影响的出版社任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及时地推出亲任主编的《中国散文诗 90 年》,更体现出幅明先生作为出版家的气魄。

2006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理事会期间,朋友们提出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即将走过 90 年,应当编辑出版一部新的、比较完备的散文诗选集,于是《中国散文诗 90 年》编辑、出版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兼有编辑家、出版家、散文诗作家、理论家多层身份的幅明先生的肩上。

到主编、出版这部《中国散文诗 90 年》,是幅明先生为中国散文诗做出贡献的第三波高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部书寄予厚望。

从编定的初目来看,本书长卷式、多侧面地展现出中国散文诗创作与理论 90 年间的发展轨迹。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规模宏大,篇目设计齐全。

上编“作品选”总计选入 272 位作者的近 1 300 多篇作品;下编“论文选”收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诗论文 29 篇。加上“中国散文诗集编目”、“中国散文诗选集编目”、“中国散文诗鉴赏集、评论集、理论集编目及《野草》论著编目”、“中国散文诗大事记”等四个方面的附录资料,大大超出了此前出版的各种散文诗选本的一般格局,可说是目前涉及面最广泛,集散文诗作品、散文诗理论精粹之大成,最为完善且具有权威性的一个选本。它既便于广大散文诗爱好者阅读欣赏,也便利学者、专家们作研究的参考。

其二,视角广泛,材料新颖。

这套书新在“厚今薄古”。以前曾经出版过多种散文诗选本,虽各有特色、各有贡献,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或虽出版较晚而视角未及适时调整,大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这二十余年散文诗空前繁荣期间涌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

本书则将编选重心倒了过来,以当代作家为主。入编的作者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作家占到近五分之四。而在这约五分之四的群体之中,近二十余年来涌现出的作者又占到主要的部分。这种编选重心转移的合理性并不是单纯地从“厚今薄古”的观念出发,而是主编者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散文诗发展的本来面目必然的结果。继鲁迅 1927 年出版《野草》之后,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也相继出现过几位有成绩的散文诗人,但人数及其代表性作品并不是很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30 年间全国的散文诗作家可谓

“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中国散文诗创作真正的繁荣期是在1981年3月郭风、柯蓝主编《黎明散文诗丛书》（第1辑为7本9人集，陆续共出版5辑），1984年6月郭风、刘北汜主编《曙前散文诗丛书》（8人集）相继出版，随后带动各种名目的散文诗丛书大量出版，以及邹岳汉、柯蓝、海梦等相继于1985年、1986年、1992年创办《散文诗》、《散文诗报》、《散文诗世界》等专门的散文诗报刊（还包括同时期曾经以内刊或书号形式坚持多年，由于没有获准公开发行而不得已停办的多家散文诗报刊）延续至今的这二十余年。换言之，正是散文诗丛书的大量出版，特别是常年连续出版每期发行量数以万计（如《散文诗》刊发行量最高曾达7万册）的散文诗刊物、报纸二十余年的存在与发展，促成了中国散文诗出现这二十余年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没有散文诗书、刊、报的大量出版，没有单独的发表园地，何谈繁荣？现在每一期《散文诗》（半月刊）或《散文诗世界》（月刊）的刊载量就相当甚至超过1985年之前全国全年各类报纸副刊、杂志上发表的散文诗作品的总量。现在每年出版一卷的《中国年度散文诗》或《中国散文诗精选》（年度选），每册均在20个印张左右或更多一些，其篇幅大体相当一本1917年至1980年这六十余年间的“中国散文诗选”。

就作品质量而言，现在编入“年度选”的优秀作品或编入本书的当代诗人们的近作，我们尽可以拿来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名家作品放在一起品读，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逊色。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年青一代早已摆脱了当年奉为圭臬的种种“模式”，从语言到结构都在追求现代精神、现代风格的路子上实现了令人欣喜的对前人的超越。

归结从量到质，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本书以近二十余年间创作活跃、成果丰硕的散文诗作家为主体，是与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的实际状况相吻合的。

其三，筛选精当，让读者受益。

幅明先生编著此书坚守他一贯的严谨的编辑作风，无论是作品、理论或是有关资料，他都一律采取广泛征集、大量阅读、审慎编选相结合的科学步骤。同时，他还善于将个人独立研究的心得与他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诗作品集、散文诗选集、散文诗理论集和多种散文诗报刊中，高效率地理出头绪，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初稿。这不仅需要汗水、时间的付出，更需要一种科学的态度。他在本书的后记中将本人2006年1月在《散文诗世界》发表的《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一文曾作为他“编选此书的重要参考”，这使我颇受感动：作为学术论文，尤其是史论，本来就是提供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参考之用的；若拙文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幅明先生提供了一些参考，也就证明它有着存在的价值（虽撰写该文历时5年，但它还不够完善，拟扩充修订后以《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简史》的书名出版单行本）。在从

前的学术论文注重一一注明引用的原创观点、原始资料来源、出处的严谨学风逐渐丧失的今天,幅明先生还念念不忘拙文点滴可取之处,足见一位理论大家固有的修养与品格。而此书的出版,在对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会为中国散文诗理论界增添新的研究资料,丰富散文诗理论的宝库。

无论读者、作者、学者,都将从本书中获益。

最后,一点建议:对散文诗经典作家的人选作品似须“放宽”一点;对后起之秀中一般作家(相对经典作家而言)的人选作品须稍严一点。我们不必唯名家是从,更不应埋没后起之秀,但二者之间须在此长卷式或日里程碑式的选集中体现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分量,即所谓主次分明、帅卒有别。经典性选本必须涵括经典性作品,似无疑义。其他几位现、当代散文诗大家亦当如是对待为宜。确有佳篇,即使是青年作家也不妨多选入几章;然一般来说,入选作品的分量,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与一般作家必须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其实涉及面并不大,来得及,稍作调整即可。若来不及调整,反正主编者“有约在先”,“多次入选过”的作品读者确实接触较多,也容易查找;一般作家的作品多选几章让读者去品评也未尝不可,相信都不会影响到本书整体的宏伟气象。

此书的出版与“纪念中国散文诗 90 年系列评奖活动”都是在幅明、海梦二位先生的策划、领导下同步进行,互为表里、互相映衬,也将一同在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是为序。

2007 年 9 月 19 日

一、在寂寞中开花

从中国散文诗作家自觉用“散文诗”这一文学体裁发表作品至今,已经 90 年了。对人而言,90 岁已是垂垂暮年;可散文诗,90 年后依然风采迷人。

导言

寂寞而又美丽的
九十年
王幅明

我曾用这样一段话描述散文诗:“在雅文学的殿堂里,有一位远离显赫地位,然而却令人倾倒的美丽混血儿。她,便是散文诗。”这段话包含两个关键词:寂寞、美丽。

这两个词伴随散文诗走过了 90 年。

文学有雅俗之分,诗与小说都有雅俗之分。小说有通俗小说,诗有传单诗、打油诗。可散文诗无法入俗。她美丽的天性限定她只能属于高雅文学的一种。她是边缘的,嫁接的,化合的,混血的。她能够作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为世人所喜爱,说明她是“强强联合”,而不是“劣劣组合”。她既有诗的意境,又有散文舒展自由的外衣,在简约的篇幅里包含着深广的内容。她是公认的最富文采的美文,也是最富于时代感和哲理感的美文。也许,混血儿的美丽是先天具有的。这在遗传学里可以找到科学的解释。

美丽往往又伴随着寂寞。身处边缘往往会被遗忘。关于散文诗的位置,谢冕先生有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准确:“散文诗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不少中外的文学大师都写下许多不朽的名篇。鲁迅的《野草》里有不少是中国散文诗的经典之作。但散文诗

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高,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大概是由于它是‘两栖文体’吧,散文不肯‘收留’它,诗通常也不把它当做自己家族的当然成员。这样‘无依无靠’的散文诗只能‘自强自立’,依靠自己的奋斗以求发展。”(《散文诗随想》,载《散文诗》1999 年第 7 期)90 年中也曾短暂地热闹过,但更多的是冷寂。在 1949 年以前的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一本综合性的散文诗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散文诗常常作为带有“小资情调”的文学另类遭到批判。更有甚者,因写散文诗而被扣上“反党”帽子被捕入狱的诗人不止一个。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陆续设立各类全国性的文学奖项中,从未将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列入其中。当然,也有散文诗集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但都是作为诗集或散文集入选的,从未出现过散文诗的名称。是文学界的领导层中或文学奖的评委中,没有散文诗作家的代表吗?不得而知。

一丛丛野花,在寂寞的荒野和山地顽强而执著地盛开,令行人不时回眸。这便是中国散文诗 90 年所走过的路。

二、开拓者的足迹

中国古代没有“散文诗”的名称,也没有独立于其他文体本质上属于散文诗的单一的文学形式,但中国古代确实有具有散文诗文体特征的古典散文诗的存在。赋,与散文诗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还不能一概而论地称为古典散文诗。赋,也属于散文与诗的混合体,西方国家在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时,有将“赋”译为“散文诗”的(见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神》,王镇远译),但这并不等于赋就是散文诗。赋有多种形式,有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俳赋和律赋,在格律上接近于诗;只有一部分古赋和文赋冲破格律上的束缚,与散文诗追求自然的品格一脉相承。

“散文诗”一词,是从国外输入的,最早出现在 1906 年王国维所写《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中国散文诗是和中国新诗结伴而行的,最早作为新诗的一个分支受到提倡。1917 年 5 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刊发了刘半农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该文率先倡导诗体革新,提倡增多诗体。文中说:“试以英法二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彼汉人既有自造五言诗之本领,唐人既有自造七言诗之本领,吾辈岂无五言七言之外,更造他种诗体之本领耶。”1918 年 1 月出版的第四卷第 1 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胡适三人的九首新诗。其中沈尹默的《月夜》、《鸽子》、《人力车夫》三首是最早的散文诗试作。该刊在同年下半年刊出的沈尹默的《三弦》和刘半农的《晓》是公认的中国早期散文诗的成熟作品,并被论家认为是早期作品中的

经典之作。刘半农和沈尹默是中国散文诗最早的两位开拓者,可惜他们都没有出过散文诗集。“五四”过后,沈尹默的兴趣转在旧体诗上,出过《秋明集》等旧体诗词集,晚年以书法名世。刘半农于1926年出过诗集《扬鞭集》,其中收有他的散文诗。他在自序中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他是一个新诗体的伟大探索者,对中国散文诗享有开山之功。

鲁迅1919年开始用“神飞”的笔名发表散文诗作品。在该年八九月间出版的《国民公报》“新文艺”专栏发表了《自言自语》、《寸铁》、《火的冰》、《古城》、《螃蟹》等八首散文诗。这组散文诗有的用寓言体,有的用象征手法,有的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成为同时代传之久远的散文诗珍品。

在20年代散文诗开拓者的作家队伍里,还有周作人、郭沫若、沈兼士、许地山、徐玉诺、徐志摩、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瞿秋白、焦菊隐、巴人、茅盾、汪静之、于赓虞、朱大枏等。在中国散文诗的第一个10年中,收获是丰硕的,巨大的。在中国散文诗的史册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当然要首先归功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没有对旧文化的尖锐批判,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和认同,加之一批高层次文化人的倡导和努力,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很难想象的。最早一批散文诗开拓者,都是在一个高起点上进行创作的。既有丰厚的传统文学功底,又有开阔的视野和西学修养。不少人留过学,精通外语,可以直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散文诗享有开山之功的刘半农,本身就是一个翻译家和学者。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外国名家散文诗的译者。这些作家以其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魅力,在中国散文诗的艺术长廊里,留下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这个时期的代表作除鲁迅的《野草》外,有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诗与散文诗合集)、王任叔(巴人)的《情诗》、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焦菊隐的《夜哭》与《他乡》、高长虹的《心的探险》与《光与热》、刘半农的《扬鞭集》(诗与散文诗合集)、沐鸿的《天河》与《夜风》、高歌的《清晨起来》与《压榨出来的声音》、于赓虞的《魔鬼的舞蹈》与《孤灵》、冰心的《往事》、朱大枏等人的《斑斓》、马国亮的《昨夜之歌》等。

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像一只鸟,必须要有两翼,才能飞翔。一翼是创作,另一翼则是理论。中国散文诗从尝试到成熟,创作和理论探讨一直是并驾齐驱的。在确立散文诗的文本特征上,郑振铎、滕固、郭沫若、于赓虞等人功不可没。1922年,郑振铎(笔名西谛)在其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开辟“散文诗”专栏,先后发表多人文章,引发争鸣,探讨散文诗的概念和艺术特征,对促进散文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滕固在其文章中,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化合后而产生的一种新文体:“譬如色彩学中,原色青与黄是两色,并之成绿色,绿